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七卷 情癡類

**眇娼** 娼有眇一目者，貧不能自贍。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。或止之曰：「京師，天下之色府也，若目兩，猶恐往而不售，況眇一焉。其瘠於溝中矣！」娼曰：「諺有之：『心相憐，馬首圓。』以京師之大，豈知無我儷者？」遂行。抵梁，舍濱河逆旅。

居一月，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，見而悅之，為留飲宴。明日復來，因大嬖，取置別第中。謝絕姻黨，身執爨以奉之。娼飯，少年亦飯。娼疾不食，少年亦不食。囁嚅伺候，曲得其意，唯恐或不當也。有書生嘲之，少年忿曰：「自余得若人，還視世之女子，無不餘一目者。夫佳目，得一足矣，又奚以多為！」見《淮海集》。

秦少游云：「夫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。」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，何特眇娼之事哉！

### 啞娼

楊維禎云：錢塘娼家女，有美而啞者。教以琵琶、箏、篋篥，及七盤舞蹈之技，靡不精審。即笄，貌益揚，藝益工。京師有大木賈過焉，求見，即大喜，倍價聘之。左右曰：「娼以聲取悅，啞而倍價以聘，何過愚？賈笑曰：「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，內讒寢，而後家可長。予聘無長舌，不聘工歌。」遂挾之歸京師。

賈侍姬百□人，聞啞娼至，皆掩口胡盧之。未幾，啞娼寵顯門，賈一飲食，非啞娼不甘。啞娼亦心自語曰：「不聾啞，不家娜。」侈然自隆重，宴享非尊右不居，服飾非珍珠不御。諸姬雖心忌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，故又心幸之。見《楊鐵崖集》。

楊維禎曰：「使啞娼才色，工之以語言文章，則所遇未必爾。借有之，求其終身榮者寡矣。」情主人曰：「此鐵崖寓言，以當三緘之銘。」

### 老妓

馬守真，字月嬌，小字玄兒。行四，故院中呼四娘。以善畫蘭，號湘蘭子。少負重名，為六院冠冕。晚年意氣益豪，日費不貲，家漸耗。

有烏陽少年某，游太學。慕姬甚切，見不自持，留姬家不去。俄聞門外索逋者聲如哮虎，立為償三百緡，聽使去。姬本俠也，見少年亦俠，甚德之。少年昵姬，欲諧伉儷，指江水為誓。大出裹蹄，治耀首之飾。買第秦淮上，用金錢無算。而姬擊鮮為供具，僕馬費亦略相當。是時姬年正五□，少年春秋未半也。錦衾角枕相嫵婉，久而不少覺姬老，娶姬念益堅。姬笑曰：「我門前車馬如此，嫁商人且不堪。外聞以我私卿，猶賣珠兒絕倒不已。寧有半百青樓人，才執箕帚作新婦耶？」少年戀戀無東意。祭酒聞之，施夏楚焉。始快快去。

王百穀云：「嘉靖間，海宇清謐，金陵最稱饒富，而平康亦極盛。諸姬著名者，前則劉、董、羅、葛、段、趙，後則何、蔣、王、楊、馬、褚，青樓所稱□二釵也。馬姬高情逸韻，濯濯如春柳聞鶯。吐辭流盼，巧伺人意。諸姬心害其名，然自顧皆弗若。以此聲華日盛，凡游閒子，香拖少年，走馬章臺街者，以不識馬姬為辱。油壁障泥，雜沓戶外。池館清疏，花石幽潔。曲室深闥，迷不可出。教諸小鬟寧梨園子弟，日為供帳燕客，羯鼓、琵琶聲，與金縷紅牙相間，北斗闌干掛屋角猶未休。雖纏頭錦堆牀滿，而鳳釵榴裙之屬，嘗在子錢家。以贈施多，無所積也。祠郎有墨者，以微譴逮捕之。覆金半千，未厭，捕愈急。余適過其家，姬披髮徒跣，目哭皆腫。客計無所出，將以旦日白衣冠送之秦淮。會西臺御史索余八分書，謂為居間，獲免。姬歎：「王家郎，有心人哉！」欲委身於我，余謝。姬念我無人爬背，意良厚。然我乞一丸茅山道士藥，豈欲自得姝麗哉。脫人之厄，而因以為利，去厄之者幾何？古押衙而在，匕首不陷余胸乎！由是不復言歸我，而寸腸綢繆固結不解。亦惟余與姬同心相印，舉似他人，不笑即唾耳。姬與余有吳門煙月之期，幾三□載未償。歲甲辰秋日，值余七□初度。姬買樓船，載婢媵，□□五五，客餘飛絮園，置酒為壽。絕纓投轄，履舄繽紛。四座填滿，歌舞達旦。殘脂剩粉，香溢錦帆，涇水彌，月烟燼，自夫差以來所未有。吳兒嘖嘖誇盛事，傾動一時。計余別姬，凡□六年，姬年五□七矣。容華雖小減於昔，而風情意氣如故。唇膏面藥，香澤不去手，髮如雲，猶然委地。余戲調：「卿雞皮三少若夏姬，惜余不能為申公巫臣耳。」

余曾見閨門一老嫗，年近六□矣，甲乙二少年爭嬖之。嫗夫死，甲為殯，頗有費。事畢，欲迎嫗歸。嫗沽酒與乙為別。乙涕泣不已，去，遂自縊。天下事盡有不可解者。

### 蜀王衍

衍好裹小巾，其尖如錐。宮妓多衣道服，簪蓮花冠，施脂粉夾臉。號「醉妝」。衍作《醉妝詞》云：

「這邊走，那邊走，只是尋花柳。那邊走，這邊走，莫厭金杯酒。」

衍好私行，往往宿娼家酒樓，索筆題曰：「王一來去。」恐人識之，乃禁百姓不得戴小帽。

人主何色不可致，而眷一婦。即眷之，亦豈不可召納，而宿於娼樓，癡甚矣。從來人主宿娼樓者，惟獨王衍、宋道君二人。衍是流水闕，道君是爭風闕。然兩人皆致喪國，可不戒哉！

### 宋子京

宋子京嘗宴於錦江，偶微寒，命索半臂，諸妓各送一枚。公慮有厚薄之嫌，訖不服，忍冷以歸。

使諸妓相愛，聞其負冷，反傷其心。萬一致疾，當如何！

### 荀奉倩

荀奉倩與婦至篤。冬月，婦病熱，乃出中庭，自取冷還，以身熨之。

### 韋生

吳下韋生，貌劣而善媚。於冬月宿名妓金兒家。妓每欲用餘桶，韋輒先之，候桶暖，方使來坐。

### 陳體方

吳中陳體方，以詩名。有妓黃秀雲，性點慧，喜詩。謬謂體方曰：「吾必嫁君。然君家貧，乞詩百首為聘。」體方信之，苦吟至六□餘章，神竭而歿。其詩情致清婉。方苦吟時，人多笑其老髦被給，而欣然每誇於人，以為奇遇。

體方死而有知，猶必吟完百首。秀雲死亦必相從。不然，體方亦必以賴婚訟於地下主者。

### 洛陽王某

王某，洛陽人，寓祥符，以販木為業，與妓者唐玉簪交狎。唐善歌舞雜劇，事其曲盡懇懃，為之迷戀，歲遺白金百兩。周府郡王者，人稱鼓樓東殿下，以居址得名。雅好音樂。聞玉簪名，召見，試其技而悅之。以厚價畀其姥，遂留之。某悲思成疾，賂府中出入之嫗，傳語妓云：「倘得一面，便死無恨，盍亦求之。」妓乘間為言，殿下首肯。且戲云：「須淨了身進來。」嫗以告某，某即割勢，幾絕，越三月始痊。上謁殿下，命解衣視之，笑曰：「世間有此風漢。既淨身，就服事我。」某拜諾。遂使玉簪立門內見之，相向嗚咽而已。殿下與貲千金，歲收其息焉。事見《說聽》。

相愛，本以為歡也。既淨身矣，安用見為？噫！是乃所以為情也。夫情近於淫，而淫實非情。今縱欲之夫，獲新而置舊；妒色之婦，因婢而虐夫。情安在乎？惟淫心未除故耳。不留他人餘歡之地，而專以一見為快。此一見時，有無窮之情。此一見後，更無餘情。情之所極，乃至相死而不悔，況淨身乎！雖然，謂之情則可，謂之非癡則不可。

### 樂和

南宋時，臨安錢塘門外樂翁，衣冠之族。因家替，乃於錢塘門外開雜貨鋪。有子名和，幼年寄養於永清巷舅家。舅之鄰喜將

士，有女名順娘，少和一歲。二人因同館就學。學中戲云：「喜樂和順，合是天緣。」二人聞之，遂私約為夫婦。

久之館散，和還父處，各不相聞。又三年，值清明節，舅家邀甥掃墓，因便游湖。杭俗湖船男女不避。適喜家宅眷亦出遊，會於一船。順娘年已四，姿態發越，和見之魂消。然一揖之外，不能通語，惟彼此相視，微微送笑而已。和既歸，懷思不已，題絕句於桃花箋云：

「嫩蕊嬌香鬱未開，不因蜂蝶自生猜。他年若作扁舟侶，日日西湖一醉回。」

題畢，折為方勝，明日攜至永清巷，欲伺便投之順娘。徘徊數次，而未有路。聞潮王廟著靈，乃私市香燭禱焉。焚楮之際，袖中方勝偶墜火中。急簡之，已燼，惟餘一侶字。侶者雙口，和自以為吉征也。步入碑亭，方凝思間，忽見一老叟，衣冠甚古，手握團扇，上寫姻緣二字。和問曰：「翁能算姻緣之事乎？」叟云：「能之。」因詢年甲，於五指上輪算良久，乃曰：「佳眷是熟人，非生人也。」和云：「某正擬一熟人，未審緣法如何？」叟引至八角井邊，使和視井中有緣與否。和見井內水勢洶湧，如萬頃汪洋，其明如鏡。中有美女，年可六七，紫羅杏黃裙，綽約可愛。細辨，乃順娘也。喜極往就，不覺墜井，驚覺乃夢耳。查碑文：其神石魂，唐時捐財築塘捍水，沒為潮王。和意夢中所見叟即神也。還告諸父，欲往請婚。父謂盛衰勢殊，徒取其怒。再請舅，舅亦不許。和大失望，乃紙書牌位，供親妻喜順娘。晝則對食，夜置枕旁，三喚而後寢。每至勝節佳會，必整容出訪，絕無一遇。有議婚者，和堅謝之，誓必俟順娘嫁後乃可。而順娘亦竟蹉跎未字。

又三年，八月，因觀潮之會，和往江口，巡視良久。至團圍頭，遙見席棚中喜氏一門在焉。乃推身入叢，漸逼視之。順娘亦覺，交相注目。忽聞喧言潮至，眾俱散走。其年潮勢甚猛，如水城數丈，頃刻逾岸，順娘失足墜於潮中。和驟見哀痛，意不相捨，倉皇逐之，不覺並溺。喜家夫婦急於救女，不惜重賂。弄潮子弟，競往撈救。見紫羅衫杏黃裙浮沉浪中，眾掖而起，則二屍對面相抱，喚之不蘇，折之亦不解。時樂翁聞兒變，亦踰牆而至，哭曰：「兒生不得吹簫侶，死當成連理枝耳。」喜公怪問，備述其情。喜公恚曰：「何不早言，悔之何及。今若再活，當遂其願也。」於是高聲共喚，逾時始蘇，毫無困狀，若有神佑焉。喜公不敢負諾，擇日婚配。事見《小說》。

一對多情，若非得潮神撮合，且為情死矣。

### 尾生

尾生與女子期於梁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

子猶曰：「此萬世情癡之祖。」

### 傅七郎

傅七郎者，蘄春人。其第二子曰傅九，年二十九歲，好狎游，常為倡家營辦生業，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，約竊負而逃。林母防其女嚴緊，志不能遂。淳熙六年九月，因夜宿，用幔帶兩條接連，共縊於室內。明日母告官，驗實收葬。

紹熙三年春，吉州蘇客逢兩人於秦州酒肆，為主家李氏當爐共役。蘇頗賞識傅，問其去鄉之因，笑而不答。蘇買酒飲，散，明日再往尋之，主人言：傅九郎夫妻在此相伴兩載，甚是諧和。昨晚偶一客來，似說其宿過，羞愧不食，到夜同竄去，今不復可詢所在也。

相傳吳郡昔有一人，犯大辟，其人愚甚，臨刑求救於劊子。劊子給之曰：「汝但安心，俟午刻流星起時，我喚汝急走，當解汝縛，汝便疾奔遠去。我取他人斬之以代汝。」其人信之。及期下刀，劊子連喚急走，其人遂狂奔，晝夜不息，直至陝西，為人傭工。主家為之娶婦。凡數年，稍成家矣。忽念劊子釋放之恩，囊數金至吳下，夜叩其門，欲以報之。劊子叩其姓名。大駭曰：「汝已死，何得復來？」其人猶致謝再三。劊子為道其實，遂寂然無聲。乃呼伴啟門視之，囊金在焉，人已滅矣。方知叩門者乃魂也。向認為真已釋放，魂喜極而去，遂如真形，一點破則散矣。傅與林苦於防閒，認真謂死在一處，無異生時。則其魂之聚而不散，為人當爐共役，又何疑焉。夫果聚而不散，無異生時，則死賢於生矣。雖謂之不癡可也。

### 王生陶師兒

淳熙初，行都角妓陶師兒，與蕩子王生狎，甚相眷戀。為惡姥所間，不盡綢繆。一日，王生拉師兒游西湖，惟一婢一僕隨之。尋常游湖者，暝暮即歸。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，特故盤桓，比夜達岸，則城門鎖不可入矣。王生謂僕曰：「月色甚佳，清泛不可再。」市酒肴復遊湖中。迤邐更闌，舉舟倦寢。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，王生、師兒相抱投入水中。舟人驚救不及而死。都人作「長橋月、短橋月」以歌之。其所乘舟，竟為棄物，經年無敢登者。

居無何，值禁煙節序。士女闐沓，舟發如蟻。有妙年者，外方人也。登豐樂樓，目擊畫舫紛紜，起夷猶之興，欲買舟一遊。會日已亭午，雖蓮舫漁艇，亦無泊崖者，止前棄舟在焉。人有以王、陶事告者，妙年笑曰：「大佳，大佳，正欲得此！」即具杯饌入舟，遍遊西湖，曲盡歡而歸。自是人皆喜談，爭求售之，殆無虛日，其價反倍於他舟。事載《名姬傳》。

死後值錢者，惟楊太真襪、陶師兒舟。然襪以色貴，舟以情貴。

### 漢成帝（再見）

成帝既立趙後，其弟昭儀尤嬖，帝誓無他幸。昭儀聞許美人生子，大恚曰：「陛下常自言約不負汝，今美人有子，負約謂何？」乃以手自搗，以頭擊壁戶柱。帝曰：「約以趙氏，故不立許氏，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。毋憂也。」後從牀上自投地，啼泣不食，帝亦不食。使中黃門斬嚴持綠囊書，予許美人，戒曰：「美人當有以授汝，受來置飾室中簾南。」美人以管篋一盒，盛所生兒，緘封，及綠囊報書于嚴，嚴置飾室中簾南去。帝與昭儀坐，使客子解篋，未竟，遣出。帝自閉戶，獨與昭儀在。須臾開戶，呼客子將緘封篋推置屏風東。告掖庭獄丞籍武陵：「中有死兒，埋之，勿令人知。」有中宮史曹宮，御幸有娠，生子，並子母殺之。凡掖庭中御幸生子者，輒死。又飲藥傷墮者無數。帝崩，竟無子。

事孰大於繼祠承祧者，而斬艾血胤以媚二淫，其心死矣。是時，飛燕已正位中宮，合德亦稱昭儀。且姊姊具不宜子，已見八九。假令收宮中美入子，卵而翼之，如劉皇后之於李宸妃，異日其子為君，猶未必仇趙氏也。自絕其根，身名俱喪，不惟成帝癡，二淫者亦大癡矣。

### 周幽王

王寵褒姒，廢申後及太子宜臼，而立褒姒為后，以其子伯服為太子。褒姒好聞裂繒聲，王發繒日裂之，以適其意。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，誘之萬方，故不笑。王與諸侯約：有寇至，舉烽火為信，則舉兵來援。王欲褒姒笑，乃無故舉火，諸侯悉至。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王悅之，為數舉烽火。其後不信，諸侯亦不至。申後之父申侯，怒與鄩人召西夷犬戎攻幽王。幽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，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。

賓媚人一笑，幾亡其國。褒姒一笑，幾亡天下。從來笑禍無大於此。然齊頃以媚其母，而周幽以媚其寵人，故幽竟見殺，而頃卒吊死問疾，以興其國。所由笑者殊也。

### 北齊後主緯

馮小憐，大穆后從婢也。穆后愛衰，以五月五進之，號曰「續命」。慧黠，能彈琵琶，工歌舞，後主惑之，立為左皇后。坐則同席，出則並馬，願得生死一處。

周師之取平陽，帝獵於三堆。晉州亟告急。帝將還，淑妃請更殺一圍，帝從其言。識者以為後主名緯，殺圍言非吉征。及帝至晉州，城已欲沒矣。作地道攻之，城陷餘步。將士乘勢欲入，帝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觀之。淑妃妝點，不獲時至。周人以木拒塞城，遂不下。將立為左皇后，即令使馳取皇后服御，仍與之並騎觀戰。東偏少卻，淑妃怖曰：「軍敗矣！」帝遂以淑妃奔還。至洪

洞戍，淑妃方以粉鏡自玩。後聲亂唱賊至，於是復走。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，帝為按轡，命淑妃著之，然後去。後主至長安，向周武帝乞淑妃。帝曰：「朕視天下如脫屣，一老嫗豈與公惜也。」仍以賜之。

及帝遇害，以淑妃賜代王達，甚嬖之。淑妃彈琵琶，因弦斷，作詩曰：

「雖蒙今日寵，猶憶昔時憐。欲知心斷絕，應看膝上弦。」

#### 後燕主熙

後燕慕容熙，寵愛苻後。從伐高句驪，至遼東，為衝車地道以攻之。城且陷，欲與後乘輦而入，不聽將士先登，由是城守復完，攻之不克。

未幾，苻後死，熙悲號氣絕，久而復甦。大殮已訖，復啟其棺，與之交接。服斬衰，食粥，制百僚於閣內，設位哭臨。使有司案驗，有淚者以為忠孝，無則罪之。君臣悚懼，無不含辛致淚焉。

#### 陳後主（再見）

韓擒虎兵入臺城，後主將走。群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，後主不從。曰：「吾自有井。」乃挾宮人□餘，出景陽殿投井。軍人窺井，呼不應，欲下石，乃聞叫聲。以繩引之，怪其太重，乃與張貴妃、孔貴嬪同束而上。所謂胭脂井是也，又名辱井。楊脩詩云：

「擒虎戈矛滿六宮，春花無樹不秋風。倉皇益見多情處，同穴甘心赴井中。」

按：金陵法寶寺，即景陽宮故地也，辱井在焉。石欄紅痕若胭脂，相傳後主與張、孔淚痕所染。嗟乎，後主若知下淚，不謂之「全無心肝」矣！子猶氏曰：「吳翁有好酒者，與客渡江，中流，風大作，船且覆。眾五色無主，翁獨堅抱酒甕。既免，眾問翁曰：『生之不圖，酒於何有？』翁笑曰：『死生命也。夫死則死耳，幸而生，若此甕一覆，安所得飲乎。』後主亦猶吳翁之智耶！」

#### 齊景公

景公嬖妾名曰嬰子，死，公守之三日不食，膚著於席而不去。晏子曰：「外有良醫，將作鬼神之事。」公信之，屏潔沐浴。嬰子令棺人殮死者，公大怒。晏子曰：「已死不復生。」公乃止。仲尼聞之，曰：「星之昭昭，不如月之皦皦。小事之成，不若大事之廢。君子之非，賢於小人之是也。其晏子之謂歟！」

#### 楊政

楊政在紹興間，為秦中名將。威聲與二吳埒，官至太尉。然資性慘忍，嗜殺人。元日招募僚宴，會李叔永中席起更衣，虞兵持燭導往廁所。經歷曲折，殆如永巷。望兩壁間，隱隱若人形影，謂為繪畫。近視之，不見筆跡，又無面目相貌，凡二三□軀。疑不曉，叩虞兵。兵旁睨前後無人，始低語曰：「相公姬妾數□人，皆有樂藝。但小不稱意，必杖殺之，而剝其皮。自首至足，釘於此壁上。直俟乾硬，方舉而擲諸水。此其皮跡也。」叔永悚然而出。

楊最寵一姬，蒙專房之愛。晚年抱病，困臥不能興。於人事一切弗問，獨拳拳此姬，常使侍側。忽語之曰：「病勢泔泔如此，萬不望生。我心膽只傾吐汝身，今將奈何。」是時，氣息僅屬，語言大半不可曉。姬泣曰：「相公且強進藥餌，脫若不起，願相從泉下。」楊大喜，索酒與姬各飲一杯。姬反室沉吟，自悔失言，陰謀伏竄。楊奄奄且絕，久不瞑目。所親大將諂之曰：「相公平生殺人如搗蟻蟲，真大丈夫漢。今日運命將終，乃留連顧戀，一何無剛腸膽決也！」楊稱姬名曰：「只候他先死，我便去。」大將解其意，使給語姬云：「相公喚。」預呼一壯士持骨索伏於榻後，姬至，立套其頸，少時而殞。陳屍於地，楊即氣絕。

姬一日不死，楊亦一日不去。此延生丹、續命膏也，何以殺之。魏顛不從亂命而嫁妾，乃有結草之報，吾知大將之不令終矣。

情主人曰：「人生煩惱思慮種種，因有情而起。浮漚、石火，能有幾何，而以情自累乎？自達者觀之，凡情皆癡也，男女抑末矣。或者流盼銷魂，新歌奪耳，佳人難得，同病相憐，亦千古風流之勝事，眇與啞何擇焉。斯好不已辟乎？然猶曰匹夫自喻適志，遑及其他。乃堂堂國主，粉黛如雲，按圖而幸，日亦不給，彼雨花霜柳，皆眇啞之屬耳，而乃與匹夫爭一夕之歡，諺所謂「舍黃金而抱六磚」者也。至若娶婦蓄妾，本為自奉；尋芳選俊，只以求歡。而或苦其體以市一憐，殘其軀以希一面，此豈特童心而已哉！雖然，未及死也。尾生甚矣。女子無信，我焉得有信。必也兩心如結，計無復之，與其生離，猶冀死合，幸則為喜、樂，不幸則為傳、林、王、陶。死而有知，倡隨無愧；即令無知，亦省卻終身萬種淒涼抑鬱之苦。彼癡人者，不自以為得算耶。雖然，害止此耳。成帝以之斬嗣，幽王以之欺諸侯，齊、燕二主，以之墮萬人之功，弱宗招亂，樹敵速亡，以彼易此，如以千金易一髮，又何愚哉！雖然玩好在耳目之前，而患在一國之後，中智以上始能料之。景陽宮之事，岌岌乎兵在其頸，生趣已盡，井中非樂所也，而必以兩貴妃同上下，頑鈍無恥，其至矣乎。雖然，彼猶有同生之望焉。夫襁猶先襁，而景公以臭腐為神妙；死欲速朽，而楊政以刀索為衽席。死者生之，而生者死之，情之能顛倒人一至於此。往以戕人，來以賊己；小則捐命，大而傾國。癡人有癡福，惟情不然，何哉？」

#### 補遺

#### 古田倡

陳筑，字夢和，莆田人。崇寧初登第，為福州古田尉，惑邑倡周氏。周能詩，贈絕句云：

「夢和殘月過樓西，月過樓西夢已迷。喚起一聲腸斷處，落花枝上鷓鴣啼。」

首句蓋寓筑字也。」又《春晴》詩云：

「瞥然飛過誰家燕，驀地香來甚處花？深院日長無個事，一瓶春水自煎茶。」

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，自縊於南山極樂院，後有知之共排闥解救，二人皆活。已而事敗，既失官去。周至紹興間猶存，既老且醜，門戶遂零落云。